慎江文徵

溫州市圖書館

卅四

温州市圖書館

慎江文徵

卷之十九

記

經史閣記　宋　許景衡
龍泉院記　宋　周偘
陶隱居丹室記　宋　周行己
浮沚記　宋　周行己
沙塘斗門記　宋　周之才
雁蕩山壽聖白巖院殿記　宋　王十朋
緑畫軒記　宋　王十朋

望九華山記　宋王十朋
卧龍行記　宋王十朋
大井記　宋王十朋
重修沙塘斗門記　宋徐誼
平陽愛民堂記　宋劉天益
豐暇堂記　宋劉天益

龍泉院記

周偘

若夫天瑞地寶效應至人非凡議所能及故事與道符物將名卽酌其所見蓋略已溫州龍泉院者唐至德中經始於沙門無著大師師少結道場於院之東固山山視院之原其里閈樹人居可戶數而稽會師肇啓幽秘祥生於明雷電旣興雨雹亦驚有龍拳然戰没於池師遂履及山下問龍所當果得於清河張臼家命施其地為寺臼徵其直師曰無之逮夜天忽有聲神語其上乃雨錢三十萬為師市臼之居本郡守表其事上聞恩賜龍泉院額唐季禁佛佛寺之名

隐焉廣明初復得請為龍泉院今大宋開寳九載主院僧宗衛始修理其殿屋房廊先是無著大師以出家心造作此寺寺成厥歲方壯遂有志於文殊五臺山故此邦之人不得聞其氏族名字寺所去州城三十里而近重江複山前望大陂後臨甫田地崇而虛俗强而訓當其玄應未發震盧未濯天或戾順物多醜命野生不救於旱潦歲恠必作於大厲洎乎澤金既積法宇既崇人庶以雍禾麻亦豐鴞不木鳴虎無陸逢信夫至人冥契神理顯著响發於彼功成於此其遠乎哉自至德以來凡住持僧徒舊記殘落不可

09204

復書今主院僧宗衛賓冠冕佛子而能畢葺是院肯
堂前人斯蹤无著之念不忘有蒼之瑞永久者也耆
宿徒衆僧延皓崇廣慶初五十五人皆德本滋茂為
上善人康厥攸居歲月無斁偘嘗執大人几杖游乎
是院竊得其事於屋壁間復善上人繼之之功謹為
銘曰
維天有作伊神斯開龍戰於野至人在哉有美斯人
爰念經始仇直戾請雨金張氏既聞於天輪焉奐焉
帝錫嘉名賓為龍泉功成不居斯人其往福存道疏
空然長想唐季滅佛厥地為墟物不終否明夷復初

作者謂難繼之匪易上人畢萁如昔始至宛如上人
金玉其身惟德不孤無著之鄰物故慶留跡殊名在
為善降祥如天無斁

陶真人祠堂記

周行己

崇寧三年夏六月維揚呂君少逸來涖是邑緻明夷易未朞政成以其餘暇歷覽山川得陶隱居先生丹室於陶山佛寺先生本史故不載嘗至此方賈嵩采登真訣作別傳云梁天監中自海道至永嘉得木溜嶼居之以作丹今永嘉境中無所謂木溜嶼者而室之下有仙壇丹井雖歲久相傳不可驗考然陶山之為陶山舊矣豈山以人著今名遂傳昔名遂泯乎按諸家傳皆云先生長七尺二寸神儀明秀膚色皙澤今其像繪趙清獻公得閣下本傳置室中豈其然乎

先生當齊梁搶攘之間脱身軒冕世傳仙去滋味非其好也鄉民祝而尸之方且舞倡優而薦葷羶於是少逸不以為宜乃下令歲時祠享易以蒲塞之供敢知故者以淫祀論昔子路問為政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雖子路孔門之高弟尚不能知其意而孔子推其本末語之苟名之不正至於民之無所措手足然果不可以不先也是名也又况於事可以觀政矣某邑民而仕於鄉校者也屬叙其説以著於後欲先生之實不誣而奉祀之禮得宜也既又繫之以祝辭使祝世守之且以不乎其政也辭曰

杳無極兮道之精倏無跡兮仙之靈洞神想兮神乃凝眸子方兮壽萬齡骨同融兮歘上昇游八極兮登太清駕雲車兮弭雲旌熠明月兮望儀形翱徜羊兮竚中庭屏輦轡兮撤腐腥奠椒漿兮肴木英薦青精兮達芬馨聊徘徊兮感故情來弗兆兮去莫程天寥寥兮地冥冥

温州市图书馆

浮沚記

周行己

予浮雲其仕泛然出油然歸有名無位凡民如也有鄉無居逆旅如也僦室净光山下古西射堂之遺址蕞然小洲繚以溝水予視吾生若漚起滅不常予視吾身若萍去留無止以吾無止之身而處暫寓之室聚沫也塵垢也蟬蜕也芻狗也於吾何有哉政和歲在執徐六月癸丑颶風大作橋斷門隳簷折雨漫乃易橋以舟堙北戶而南向增簷為軒寄容足之苟安按爾雅水中可居曰洲其小者曰沚人所為曰潏予惡潏之名而欣沚之義於是總其名曰浮沚浮沚之

西舊為小閣名曰漚閣浮沚之東新為小軒名曰萍
軒其北舊為門道所從出壁而為室道不行焉名曰
浮室室者窒也窒吾心之陰幽不善也其南假道於
隣引舟而渡到彼岸焉名曰筏渡渡者度也度一切
陽明之善也是吾居也因水而為洲因洲而為室因
室而為名因名而為義義皆浮義也寄焉宜也聊爾
而已耳故吾不獨浮其仕又且浮其居不獨浮其居
又且浮其生然則有之而何得無之而何失如此而
仕吾故安於仕也如此而居吾故安於居也如此而
生吾故安於生也吾聞古之有道者貧而樂窮而通

豈謂是與非曰能之願學焉記以自警

温州市圖書館

温州市图书馆

沙塘斗門記

宋　周之才

平陽溫之大邑萬全平陽之近鄉北枕瑞安村落連亘水之源於山者八十有四支分派散溉民田四千頃先是　潦惟沙塘一埭決於既溢塞於將涸雨暘微愆農不穫者居半其患非一日也吳君蘊古紹興乙丑捐材為斗門以便蓄洩明年秋大水迅流怒濤交攻而圮又明年范文正公曾孫寅孫來丞是邑民以病告丞曰水利不脩咎將在我爰度地稍從舊址之北前直大浦楗松為防累版為閘梁空而度者四十尺浦之上下實以巨石外以殺潮流怒嚙之勢內

岫

以受所洩水使盤旋洄洑曲赴於海經始於是年仲春十七日落成於季春二十日役功四千縻金百餘萬皆二邑民輸之相其事者吳蘊古協其力者周端夫周誠也既成之六月後大浸奔騰之勢若將破山裂岫者已而風恬雨息防峙水渟雖神造鬼設不過是也其鄉之少長喜而相慶曰大哉功乎今而後謹啓閉節流止旱魃不吾虞矣乃屬予書其事因記其本末且系以詩俾鄉人歌之其辭曰

松入水兮蝕不如石扞水兮溢不渝截然一閘兮衆流郛啓乃泄兮閉乃瀦潦不没兮旱不枯秀我苗兮

賓我稌丞則范兮士則吳子子孫孫兮永志諸

溫州市圖書館

温州市图书馆

望九華山記 名山勝槩記　王十朋集闕

余過池陽登郡樓望九華僅見一峰舟出清溪始見之然猶滅没於雲霧之間晚泊梅根浦方了了見諸峰也

又

九華之勝不在山中從江上望之秀逸清遠夕波落日邈然於懷又得太白嘯歌每舟泊林岸便覺九子依依向人

卧龍行記

王十朋集闕

永嘉王龜齡少城周行可海陵查元章載酒來游時凍雨初霽風日清美山谷明秀炤人道旁雜花盛開籃輿徐行應接不暇寺有荼蘼羅絡松上如積雪崇蘭數百本秀發嵓石間微風透香所至芬郁東榮牡丹大叢雨前已開道人植益護持留以供客飲罷縱步泉上瀹茗賦詩而歸

重修沙塘斗門記　徐誼

平陽瑞安治相望三十里其三鄉南西員山北東遵海為田四十萬畝上蓄衆流下捍潮鹵有沙塘為之城壘瀦其不足洩其有餘有斗門為之喉襟先是村落各為埭以瀦洩水澇時至莫肯先決萬害既成互相襲奪以便己私乃競爭鬬訟而理築之工又廢田寢磽确而俗益訛紹興中故太常博士吳蘊古念之始創意為斗門未幾為水所壞乃用巨木交錯若重屋者凡七間卻以厚板櫃土其內用以壅截河流連絡塘岍虛其中三間之上層置閘焉其左右上下又

扃

沉石攢楗功不可計以護土力以敵水勢費累數十萬悉出其家當程其役者則有藍田范氏始終營繕克贊其成者公之猶子通直也然後三鄉之水盈涸有則啓閉以時田用屢登俗遂和睦乾道丙戌海大溢塘嶼斗門盡壞朝廷遣使臨視稍從而內者數百步歲乙未邑宰相攸宜勸率三鄉之人重成之於是太常已即世而通直亦老矣任其事者通直之子國學也後十年木腐土潰水得縱泄衆復大恐邑宰趙侯與國學圖經久之策益求巨材仍舊規而闢之鑿石為條為版為樟為磈自斗兩吻及左右臂閘之上

厌之

壞

下櫝之表裡牙錯鱗比以蚤火錮又作亭覆焉請於
郡得錢二十萬且均衆資以佐之半歲而畢事其深
廣視舊踰三之一壯且固倍蓰矣他日余過其上值
時啓水閘試從觀焉數十夫以井幹運綆版始舉一
懸流雷激雖百夫可舉之石漂流入海如浮一葉土
礫旋迸須史成淵為之四顧愕然衆環而言曰是數
十年五成四壞其間隨治隨損若是者尋常耳此吳
氏所以罷其力而莫知所以然也沿江有塗倘得募
人畊之庶可以仰給而保無極乃列請於安固宰劉
侯從之遂請國學併主其事歲收塗租以資葺理公

始

費而以苗米七斗輸於官叙德來諗於予願有述焉
以詔來者予為之言曰夫以三鄉四十萬畝之登耗
數十萬民命繫焉非小小也歲千百年而得太常創
意以興又五六十年而得三賢侯與通直父子同仁
篤義展力畢志殆庶幾於久非易易也凡我三鄉之
人衣食事育於斯脩禮教資宦學於斯可弗察乎然
以天下之大視此三鄉之事直小小耳自有天下以
來聖賢君子辟荒補弊主張維持以迄於今其事之
當修而益缺屢舉而難成者又不知其幾視此斗門
直易易耳凡我同志推太常之心與三賢侯若通直

父子之事苟可以舉斯而加彼也可弗勉乎太常諱
蘊古楊侯諱夢齡趙侯諱伯檜劉侯諱龜從通直曰
奐文國學曰師尹而予則徐誼也

始

費而以苗米七斗輸於官叙後來諗於予願有述焉以詔來者予為之言曰夫以三鄉四十萬畝之登耗數十萬民命繫焉非小小也歲千百年而得太常創意以興又五六十年而得三賢侯與通直父子同仁篤義展力畢志殆庶幾於久非易易也凡我三鄉之人衣食事育於斯脩禮教資宦學於斯可弗察乎然以天下之大視此三鄉之事直小小耳自有天下以來聖賢君子辟荒補弊主張維持以迄於今其事之當修而益缺屢舉而難成者又不知其幾視此斗門直易易耳凡我同志推太常之心與三賢侯若通直

父子之事苟可以舉斯而加彼也可弗勉乎太常諱
蘊古楊侯諱夢齡趙侯諱伯檜劉侯諱龜從通直曰
奐文國學曰師尹而予則徐誼也

温州市图书馆

平陽愛民堂記　　　　劉天益

廣信汪公季良治平陽之明年蠹除廢興誠悳孚浹作堂於廳事之西名曰愛民至哉心乎豈惟一時誠有望於無窮也夫天愛民而託君君愛民而託吏吏受君天之託以宅萬命忍坐視其顛隮而不救乎居高廣則思無廬服鮮燠則思無衣味甘肥則念糟糠之不給聞鞶鞫則憂呻吟之無告疾心撫摩備盡矜但此仁人君子之至心也然世孰無是心而有不愛何今哉夫螻蟻經於路徐行者知避蜩蝶縈於網卻立者思救至逐麛鹿兔豕而殺之惟恐不力聞其窮

窘迫切之聲則相顧而笑何不忍於此哉徐行卻立
者無所利逐獸者有所欲也嗚呼世稱泣民幾何不
以逐獸之心臨之宮室之美妻妾之奉金玉貨賄之
積取於民若易辦日浸淫以動其欲由是羅張陷設
假威力以事漁獵民脂以肥百指斯民窮窘迫切以
號呼於上者日至邈然不恤相顧而笑且樂者皆是
也暫焉意得變興慮外向之笑且樂者安知不轉為
深憂歟然則務廣吾愛先室所欲畏義於闇室攻愧
於無人見得而思凛若神天夫念與神交心與天通
則至理無蔽有生之類皆在吾仁公之清則淵澄冰

澈直則玉折崕裂至公生明休戚洞鑒昭乎若引星
辰而上也救災恤危窒欲去惡沛然若决江河而東
也質悳所施民皆恃為親父母公之愛民端由克己
得之敢原其心以詔後來為政君子庶幾欲存吾愛
先去此心之累云

豐暇堂記　　劉天益

士大夫存心發莫發於以官為家陋莫陋於以官為驛夫撫子孫至曾仍不識其面多矣殖田宅以與不識面之人曰是吾家也託以不朽遂涖官則曰吾豈久居哉至若蘧廬暫焉棲遲去如芻狗追恤予後當愁殢釀當飢飫鮮視荒莫保撫利憚興或縱戕敗不顧何異驛邪宰相驛天下監司驛部屬帥令驛州縣環天下為居官者驛欲理得哉温之南監地亘溟渤火工專造雪嶽氷丘舟車沸奔國籍以饒向誠沛矣積久利銷鹺本薪支栖户日窶上下削立由是苟且

栖

益弊庾摧廨傾吏帙風巘婢爨雨濕來者嗟咨相視
而去甚則糜器具敗墻壁因陋而故殘之真一廢驛
也不謂廳事作於代庖之手然他圮如故錢塘劉興
嗣幅巾來涖極力料營於飢饉之仍公庾旋溢乃出
已資而一新之釐有倉胥有房賓有館書有幌屏几
器物畢具內外嚴翼規模煥成開軒東臨豁然天際
焚香燕坐聽潮聲而覽山色恬然風波而忘世機夫
處己有餘而待物以不足則圖豐而實不豐投身安
豫而馳心於膠擾則求暇而愈不暇惟約己以裕物
物各有成豐孰大焉盈心以勤事事各有紀暇孰至

焉未至如川源源何窮作於今能無望於後耶乎保
護增闢毋殘前規心忘去留不驛而家興時大其施
於天下視天下亦家也何往不豐且暇哉若其僾焉
苟私內窘室廬則一身之宮庭壇宇未能保况其他
乎故曰不誠無物後來其戒於茲嘉定元年月日記

慎江文徵

卷之二十

記

溫州社稷記 宋 葉 適
永嘉社稷記 宋 葉 適
平陽縣代納坊場錢記 宋 葉 適
瑞安縣重脩儒學記 宋 葉 適
瑞安縣重建廳事記 宋 葉 適
樂清三賢祠堂記 宋 葉 適
東嘉開河記 宋 葉 適

醉樂亭記　宋葉適

葉嶺書房記　宋葉適

温州開元寺千佛閣記　宋葉適

温州市圖書館

愼江文徵

卷之二十一

記

台州重建中津橋記　宋葉適
季子廟記　宋葉適
六安縣新學記　宋葉適
宜興縣修學記　宋葉適
信州教授廳記　宋葉適
欅齋藏書記　宋葉適
郭氏種德菴記　宋葉適

留耕堂記　宋葉適
台州州學三老先生祠堂記　宋葉適
南安軍三先生祠堂記　宋葉適
吏部侍郎鄭公墓亭記　宋葉適
湖州勝賞樓記　宋葉適

慎江文徵

卷之二十二

記

樂清重建儒學記　宋林季仲
選德殿記　宋陳傅良
雲章閣記　宋陳傅良
衷州分宜縣浮橋記　宋陳傅良
温州淹補學田記　宋陳傅良
重脩瑞安縣學記　宋陳傅良
温州重脩南塘記　宋陳傅良

數朞當吾身而可待者乎嗟乎此橋之所以成乃吾之所易而衆之所以為難者也吾方謀始也患力之未濟思有同志者偕成既不可得也越三年而謀於獨成方靖其址未踰歲月以洪湍奔突而顛仆者幾半衆乃曰是決不可就者嘅吾獨曰不然事之難立者安可以無患也無患則忽於有為無經久之效矣善處患者不恤其難成而惡其中廢安知今日之顛仆不可為他日之堅固者乎再越三年更募海民運石以址之民方悍其隆不應募者數日且海乏鮮食瀕海民無以為生翕然相率就工日不下百餘艘凡

两月積五千餘運遂築成東西兩灘上下一百尋截
江三十丈方秋雨大集山溜盤湧復衝壞其灘衆皆
曰勞其費而無成愚亦甚矣吾亦不憚勞復增石以
固之加二十餘艘厥址固矣乃累石為四柱其形鋭
而大一柱之廣縱二尋横二尋有半其三尋有暗埋
灘淤之下出灘之上者截二尋有半上跨木為梁其
柱疏以立其閒迂而濶以石不能跨故也吾嘗謀以
石為梁則曰非剛厚極大者則不能長久抑非綿力
薄材所能致也故有待於能者焉經始於歲之丁卯
訖工癸酉之春凡費財三百有餘萬橋成矣乃集衆

落[以]之吾揖而言曰吾慮財則大而迂其役工則費而拙其懸日月也既博而且曠宜乎衆之所以為難也噫不然惟迂也而衆不知其固之在遠惟拙也而衆不知其功之在後博且曠也而衆不知其利之在長則雖衆之所難吾不難也蓋世之於利不循其變而通之雖欲竭其智力而成於一日雖古人為之有所不能久也吾於是橋曠歲以觀其變動而後能盡其利疚其梁木宅日雖有壞其址柱之剛固亘萬世不能易百年之後有能因其址柱不壞以時增損之則其為功也不易乎由是觀之吾之於利不獨在於落

成之日而久存於救壞之時他年人安其營而豈知謀始之難有貽於厥後也哉

温州市圖書館

羅浮山行記 惠大記

趙汝馭

博羅郡太守歲下元有事於朱明洞天將天子命福吾民也余於癸卯事已明日與客步自沖虛東行數里泉聲潰然出蘙翳中其上則洞口也遶洞口而南有嵒雙壁宛若門然從門以入欻然見寒梅冷落於藤稍棘刺間崎嶇窈窕皆有古意往往顧者不甚見賞問其地則趙師雄醉醒花下月落參橫翠羽啾嘈處也時道士方披荊棘導客車度蒙密穿蔥蒨必疏剃乃可過犖确則舍車就杖扱衽以上路轉山腰輿者已痛道士亦倦皆將興盡獨余謂客曰不詣其極

不盡也益上登伏虎岩至朝真石視衆山於蔆蔚之鑄己部婁然矣過分水凹迤邐歷平曠如塢如奥忽然若憑虛上騰以凌空雲氣變態互見可驚可愕不可名狀猶是天地渾沌如雞子未判時恨無廬可托以伺日出東莽續明沿西而上寄危磴於谽谺細若綫縷既即聚星之榻猶蹐蹋凜凜欲墜黎明捐緍粟命道士從所取道闢焉且以日行心畫者指而授之曰某地宜門某地宜亭又某地宜庵屬博羅令贊其事簿相其役以明年成再至而隣封士女和會千百名山鉅公亦巾車蠟屐從五羊石來嘯歌出於紫蘿

夜分猶未銷歇麗眉鯢齒相與讚歎自有此山未有此景既醮而甘雨洗垓詰旦而祥禽炤彩又相賀以為豐年之兆賢人之徵也驗之圖志皆謂然豈帝祇山靈亦動心於此乎少焉快晴提漿裹飧從余山行纍纍若魚貫山之麓有門曰巖雲表蜚雲之巖如從足下也向所謂洞口有亭曰　春通青遠白佳趣現前向所謂顧者不賞有門曰梅花村芳眼疏明皆迎人笑向所謂興盡欲返有亭曰横翠依崖據勝可眺可休向所謂蔓藹之罅有亭曰拂松鏡石琴風景象軒豁向所謂無廬可託有菴曰見日阜然三千六百

文之上審曲面勢大約如指授方余至橫翠與南伯之東閣遇至拂松又與文溪遇為通宵來絕頂噫然大塊叫萬竅而舞六花濛鬆一色悽神寒骨如行天中已而閉户息視會前趣而吟哦之不知夜已子亟披衣起天際已明其上則暗久之火輪縣暗中射飛濤以出向所謂渾沌又若造物者始判清濁而六合暉新也林霏一開負寒凌澌變而明嵐煙翠九嶺南之山川隱顯向背咸無遁形已而觀水樂池登小石樓望文溪東閣於大石樓上若與抱朴子桃推子相期於縹緲也過中閣茗飲復歸冲虛翌日訪諸菴得

桃源王盆臨安人圓龕趺坐不茹　葷不跡户外二
十三年矣命之住見日菴人宜之渠亦忻然可旣
二十八字當揷帖又規陽室以違陰風買腴田以給
常住山行勝槩大都盡矣於是探詩囊得若干首命
小胥録之隨景輙吟隨倡輙和不暇計工拙也若夫
是菴之創始細大顛末已請記於文溪兹故不書文
溪吏部侍郎李公昴英為丙戌掄魁東閣莆田方演
孫令清源趙希嬰鐏三陽林寰客菊山朱南厓余則
雪廬趙汝馭旹淳祐四年甲辰良月望後二日書以
啓後之好游者

廣東志云趙汝馭永嘉人淳祐三年守惠政尚安
靜而興利剔蠹郡治一新至今郡人慕之

温州市圖書館

枕流橋題記　白鹿書院志　　陳澔祖

永嘉陳澔祖假守是邦被命造朝以書考日謁辭鹿洞命講預者元察於丘逮山林棟堂長陶一桂洞正□□與仁前洞正主祠□□□祿張傳一講書劉□□陶應子黄有開堂書杜端甫直學博士龍歐陽綱學諭與諸生幾百人景定庚辰良月旦日題

高郵五龍王廟記 漕河圖志

曹叔遠

高郵古望縣皇朝重兵宿京師倚東南六路賦入於是東淮轉漕之責最天下高郵始為郡矣漕河自真揚道江北趨楚盱眙入淮沿河而隄延袤六百餘里高郵治當其中運輸淹速繫隄修廢郡重事無先焉郡西界天長凡濠滁上流諸水至天長合聚演迤浸為巨瀦所謂三十六湖者往往皆縣郡左右入漕河清水潭在郡北二十里尤為受水要害處雨潦時至湖流自西出蕩衝激奔隄不為支始縱水所齧滙而為潭隄因潭為偃月回曲盤礴流賴少緩然潭以東

地益傾侈里俗號稱下河倘隄稍弱又不支則潰潭東注湍怒愈甚舟冒而過之或漂淪莫測也潭之左舊有五龍祠歲時牲祭唯謹當承平時舳艫相銜郡嚴視隄既不容一日有潰決猶乞靈於神以鎮之其畏重固如此中興以後漕事重在江浙南北講解邊柝靜盜東淮粮餉征發之令久息惟北使歲一再至餘即販商農畯所由歷郡於堤因不復甚經意間遇潭衝齧始調民徒畚土舉甎隨塞隨敗或役未就遇使命期會急不可須即於潭口繩聯數舟設平版橫絕湍流權以濟事然常必更請於轉運常平二使繕

其力乃辦而五龍祠亦寖廢矣嘉泰三年直秘閣吳侯鑄守郡既再朞冬十月大雨潭復决郡僚摭舊事諗侯侯曰是奚可苟也隄在境其脩廢正吾職郡計雖僅足無羨贏然敢不自力而又重浼二部使乎乃定規要商工力先設二壩截河流南北而後授役始潭之决其徑財十有七丈至是益廣偃月以殺其怒其徑為丈三十圜三徑一環潭之隄加徑之大三倍隄址厚廣以丈計者六其顛眂址三殺一焉築功緻巖屹崇而壓水波順靜檣柂奠輯歡謡謳如也又於祠舊址新其屋為四楹祀五龍如故事且前植亭三

間以為拜起周環之所凡設壩築隄立祠總為工一
萬七千九百有九十錢以緡計者七千六百五十有
九米以石者九百五十有六經始於明年春正月丙
戌告成於二月丁未夫慮不及於深遠而狃於目前
以輕重為緩急天下七八十年病此矣漕隄一潰宂
微事耳誰不狎視倏獨兢兢然不愛重費厚致其力
示以經久此其見到豈常慮料所逮異時矩度轉旋
庶事復古深考置郡責成初意其必有合余故敘記
歲月且詳其本末刻於石

慎江文徵

卷之二十三

記

吳學義廩記　宋 戴溪

白雲崇福觀記　宋 戴溪

許浦增置左軍記　宋 戴栩

宜興岳武穆王廟記　宋 周端朝

岳武穆王廟記　宋 王自中

先賢祠堂記　宋 王綽

何孝婦封股記　宋 梅時舉

壽安橋記　宋林千之
樂清雲門福地記　宋劉黻
大若岩記　宋林一龍
游蓋竹洞記　宋林一龍
崑山社稷壇記　宋項公擇
陶山脩竹書院記　宋林景熙
永嘉忠烈廟記　宋林景熙
超然堂記　趙希邁
學道書院記　陳宜中

慎江文徵卷之二十三

永嘉周天錫

記

吳學義廪記 蘓州府學志

戴溪

東陽倪千里起萬以紹興癸丑分教姑蘇始至計糧之不足以養士考核宿弊學有羨積增養士員彬彬盛集矣起萬慨然曰學敎義之聚非徒養士也事涉風教非學效誰實主之顧財力不可爲爾漫不度羸縮侵費養士曰我將爲義是又好名者過非吾志也因以告諸部使者今右司郎中黄公適得廢寺没官

田餘一頃先有佃學田多取盈或不平爭之訟久不决黄公歸其田於學使自為官莊視舊頗增米三百石合前所得田為米三百五十石有奇起嵩曰是可行吾義矣請隸職於學者九人使得與學正錄錢粮官同主之因定其規約歲取其入祠祀文正范公教養其遺孫三人士有入太學與薦名登科第者助其費有差文武士宗子皆與焉至正會拜春秋釋奠與行禮凡費於此乎出又斥其餘以助士貧而親不能葬及嬰孩之遺棄者約既定學以議上於府守王公溉公則稱善俾刻諸學與後人共守之起嵩以書

來求予文為記予嘗掌教湖學意有所欲為力不能給也起萬顧能之予誠愧焉夫事非始創之難而善繼者不易也始創者徒有是心因人成事未足多也萬一後之人謂議不出已而忌焉則廢事非急務而怠焉則廢歲朘月削則漸不可繼左究右易則苟逭目前雖規約縷縷大書深刻無益也後來者不忌前不怠後益增廣之使為可繼謹守成約雖甚急不易先此非信義君子愨祥勤篤平心無我未易及此予是以知善繼者不易也然姑蘇之學為天下最素擇能文士有行誼者學業者為之師因將由是推而行

之非但善繼而已如前所云特淺之為過慮耳起萬
旦受代書來益勤故以其說貿諸來者云慶元丙辰
元日記

溫州市圖書館

茅山崇福觀記（茅山志）　戴溪

句曲江左名山以茅君隐而仙是稱茅山有積金峰當西一面積金之支右轉而特起者白雲峰也道俗相傳嘗見其草木後凋烟霞在望然東西兩山靈宮閟宇各奠所宜茲曠弗人　有待耶紹興中華陽道士王景温披榛鑿厓室於峰下俄以行志脩潔聞上乃即其居錫崇福觀額復以白金莊田饒益之於是甓壇場班像設有門嶤峙有亭翬飛深堂邃廡重樓傑閣層棱巍峩前辟端逵松檜行列如幢如蓋　赤山湖軒豁面勢崇岡秀巒右揖左顧鬱鬱杳杳映帶

深碧而居而游如蹈仙墟中方壺文室上親灑宸翰
與夫四朝錫予鎮泉石焉人間世事待有大福德力
風動雲蒸會合殊勝然後底乃績今其徒居之思有
以稱亦反其初而已夫林壑之善於人也亦　者弗
勝而道者托焉昔之為道術者棄絕名利精尚性命
惟恐入焉不深待其行成一朝蜕去人方斤斤焉持
其所棄迹其所蜕以帡幪其隱約鐘鼓其沉潛影響
其清風素節而真得其人如初乃亦甘心焉豢其養
尸其居美其衣食寢處如世俗轉復為名利所汩而
道術安在是山不特茅隱二許楊陶之遺地不改址

往往蓬户桑樞霞飧栢食託於人之所不堪顧自有丹臺絳室抱玉懷珠在閒白雲者必不專以外境遺子孫也余之從子埏往來山中人境俱熟道士周觀復景温高弟也求記其師之功緒甚力乃俾埏次其聞見因附以臆說觀復持歸告語其徒庶有警焉以復其初嘉定四年九月望日記

温州市圖書館

許浦增置左軍記 嘉定縣志 戴栩

姑蘇之東枕江而戍者曰許浦許浦之東百餘里港與浦應險阨逾之者曰顧逕寶慶元年十一月陞顧逕為許浦左軍從都統制使吳公英之請也國家中興駐蹕吳會與大朝都壞不同其備禦亦異隨勢緩急非豪傑總於世故者不足以知之議者但曰守江不如守淮江之守至於許浦則無復遺策矣不知藩墻門屏迭護堂奥愈切愈密故由秣陵而視則淮為急而大江次之由錢塘而視則江為急而長淮次之矧江會於海而海道所通經涉最廣今日之事備江

所以備海也而詎宜畧哉公之言曰顧逕與黃魚垛相望轉斜角越沙窖迤邐抵山東海界此實咽喉之地今但遣卒探動息而已卒有警急何以制之遂上建屯之請條析利害指述便宜皆灼然實意夫許浦置樓船之師自節使馮公湛移部定海距今七十年而顧逕尚為斥堠地聚尖底艎留甲士五百則滸熙中陳緒擒王騷所肇也其後增五百人以屯長之又增千人以統領轄之雖續有建明卒半歲而更倏去忽來僑處而戍散居露上卒非服習器非便利即得地形而人無固志甚非漢臣兵體三章之要公始

請募諳海道之人視舊戍倍增其數使二千人為正五百人為奇正者皆閩浙猛毅舟用巨艦蔽日連雲屹如喬嶽縱有衝突蟠踞不動奇者皆粵東驍銳舟多用槳艣波溯濤疾若飄風平視淼茫出沒疑神又翊之以引強蹶張之技濟之以火攻水戰之具曙戒夕練嚴若對壘而器與人既精矣叔新寨二千屋易更戍為就屯人得安處人與地又相得焉是宜璽書加獎卒底厥績也初公於蘄黃之役帥舟師而禦虜騎胥遁統領張裕亦與有勞至是舉裕為總軍統制眾皆悅附戎政整脩兩屯相望精卒勁旅熊羆虎視

雄於江浙焉余觀國史謂長江之險敵我共之而喜用其險者勢固在我而不在敵也方逆亮渝盟襲劉豫故計大治戰艘意窺海浙高廟震怒召李寶授以北討之畧由許浦進發卒奏捷膠西然則備禦與進取固無二途也今許浦既成兵又得顧逕為之犄角以公之忠亮沉鷙奮其威畧奇勳偉烈將有出於竹帛所不能載者矣昔郗超知謝安於履屐之間各得其任因料淝水之功必成余頃簿領定海公適主定海軍見其度策揆謀動中機要余固心折之矣茲將吏以置軍本末來諗余方巽公異曰而欲自附于知言者故樂為之書

宜興岳武穆王廟記 宜興縣志　周端朝

中興三十餘年事論底定於是岳武穆王以尊宗社志還故疆為名將第一妥靈揭敬被於荊襄久矣始建炎間虜南軼王柄位未盛已提勁旅轉戰桐汭連奏六捷俘執偽置克復溧陽時巨盜旁午闖宜興殷賓吸衆寇犯官旅雌伏縣郭阽陷王亟引兵至境郭吉望風竄匿深淮王追奔殄滅盡還所掠舟輜百餘盜相挺未已率精銳數千計王設方畧降馬臯帽林聚戕張威武蹴戚方駐軍張渚群醜全消旁郡邑棄資儲米保宜興踰萬室方蹈躙孔棘賣城畔走近饃

重郛不自保固而宜興外捍虜內攘盜存立無震王之勲烈雖降在一邑夫豈不偉比聯守將能盡為是則石城湯池襟帶千里矣王抗志不撓誓滅強虜既埽空洞庭通辟江漢後舉肱河雒决皆燕趙迄以其身偕為死生視留題金沙寺詞氣概已見英爽有知其當蹋夷門蹠居庸也豈望報一邑安其香火之留哉推戍寃讐以功為譴而宜興之人實曰王實生我象設祭嘗卒與國家襃幽録忠之典相為先後謂義不根人心亦豈然也顧出閭里綿蕝未稱嘉定十年知縣事戴君㮣甫上謁猶即周孝侯祠下慨然曰豐

功而溥祀貴爵而附處縣大夫以政廸民者也豈敢忘章乎度地鳩材將為新宮張侈祀事郡守趙侯崇模王之孫嘉興守珂咸佐其費合凡資用役不及民明年六月會材庀築重堂崇植臺廡森聳被服南面旟纛嚴雅邑人闐溢讙舞還念舊事嘆百年之愈不忘也古者制禮教民報天地社稷品節隆殺先蠶農師國里竭出本祖駿業雖培德性示民防範之至也忠名勇績默扶邦烈顯開世道非一邑得私以為賜而為政教民以不偷必自豐報始相攸斯宇仰挹善權之高俯激昬畫之清以詠歌王德於無窮義問文

暢善意周匝俾英才輩產保乂王家茲有望於邑之
人乎戴君永嘉人端尹岷隱先生之冢嗣端尹嘗以
盛心名命其子其為政宜知本末是宜書

岳武穆王廟記 湖廣總志

王自中

予浮九江逾大别循漢水而上父老往往能道岳公事至有垂涕者曰微公吾屬久為虜矣當是時偽齊方張安陸以北盡為齊守公引兵而來也實始破郢虜兵薄郢馮壘自豪公一麾之衆皆累肩而升殺虜卒七千九百積其屍與太玉橋相高還故民之離散余過郢郢父老又指予言所破城處而訪公祠無之以問太守張侯侯於郢日夜條理葺獘營新不翅如治生業顧獨無岳公祠何耶侯曰鳩木矣余至鄭未更月侯以書來告祠成且以記屬予岳公事世所稱

說者多不悉而予所詳知其目有八一曰忠臨敵誓衆言及國家之事仰天横泗士皆欷歔而聽命聞大駕所幸未嘗背其方而坐二曰虛心食客所至座嘗滿商論古今相究詰切直無所違忤三曰整兵所經夜宿民户外民開門納之莫敢先入晨起去少蕐無亂者四曰廉一錢不入私藏五曰公小善必賞小過必罰待數千萬人如待一人六曰定卒遇敵不為揺動敵以為撼山易撼岳家軍難七曰選能背嵬所向一皆當百八曰不貪功功卒推與人不自有是八者人鮮一有而公兼之舉入郢之師以臨襄沔定南陽

無敢膺其鋒者其後一出而平虢畧下商遂再出取
許昌以瞰陳留虜人畏避北遁中原百姓牛酒日至
謂旦夕天下可定不幸謀未及展事忽中變聖人嗣
服首旌其功立廟賜謚錄用其後昆之賢者賜廟號
曰精忠而江湖之民至私繪其像家奉祀之今張侯
又能率民之志使奠食於郢則忠勞之報豈不厚哉
余故歷叙其所以為將者八俾來者有則是亦侯之
心也公諱飛河朔人官至少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
儀同三司謚武穆是為記淳熙十五年秋九月五日
書

温州市图书馆

先賢祠堂記

王　綽

古者國別土斷推其賢且哲者為人之師以宣政教
厚風俗明人倫春秋釋奠之禮固為斯人設也偏方
下國至合鄰封以祀其師或有且衆則列而薦之其
事著於經見於禮實治隆俗美之本三代既衰夫子
有作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以詔後世而前代
亦既釋菜周公為先聖夫子為先師更又改祀夫子
為先聖鄒兖為先師七十二子列為從祀鄉國之賢
哲不預非古人立師為學之本旨矣夫蕞爾之鄜有
僑僻陋在夷有延州　季子文獻相承耳目所接其

則不遠是不可不師也永嘉為郡自晉始山川所鍾
風氣所覃豈無名發明哲庶幾如　人者作顧去京
邑遠上之無以振厲表章之遺文舊牘莫可考証我
朝渡江之前左丞許公偕博士周公舍人劉氏伯仲
親承伊雒性命之傳其立朝大節固已炳蔚燿具
在國史天下聞望風采頑廉懦立重其德承其教者
拔起衡茅皆足以供世室明堂之用何啻家夷齊而
人曾閔也間遭秦氏之變諸老淪落道學哀歇詹事
王公毅然以名節自勵挽一世而回之龍圖鄭公脩
明義理之學為諸儒倡寺丞薛公見聞挺異本於家

庭未弱冠即講切經制之務如布琪行天踈密高下
皆可措之用而宜中書陳公深造自得晝講夜索源
委會通究弊極變永嘉師友淵源自是聞天下比於
昔鄒魯矣至於岐事理而彌綸之合性命而究極之
俾今人無異於古古治可達於今則龍泉葉公也他
如儒志王公塘奥林公敬亭鮑公孝廌仰公錢公宗
簿謝公之行脩於身德潤一世與夫忠簡張公侍制
右史貳蔡公育德蔡公端明戴公右史王公侍讀陳
氏之立朝大節真所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堯舜其
君與民者後學至今尊之世雖久不能忘焉考其行

誼風旨誠可並祠於學也夫學原性命本理義著名節推之經制事理不相雜古今不相踰後雖有作莫能易之有不待合鄭邦亦足以廸德達材矣士患無其師與不知所師則已表勵尊顯於以追古人立師之義附於公穀以下諸儒俾後學益知所競勸非先務耶綍 究觀統緒因前人已立之祠扁而崇之仍使其後人奉祠事庶久而彌光學益成而俗益美矣萬斛之舟須水而後濟千尋之木土氣不接則槁而已為之後者宜如何勉之

何孝婦封股記 畧廣東通志　梅時舉

昌黎嘗辨鄠人旌門為非禮於乎人有不愛其身起親疾於垂死乃以不孝律之為善者懼矣仲尼曰有殺身以成仁親親々也苟可報罔極之恩緩終天之痛雖生有所不愛於尺土之膚何有焉捐父母生我之身以還父母一念之烈雖通神明感天地可也如慮其因毀傷生則自古皆有死未聞以封股死者不惟不死父母疾又因以瘳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旌之宜也抑又有說子事父母婦事舅姑一也父子之合以天自襁褓已知有父母至親也夫婦之合以人

笄而嫁始知有舅姑由疎而親也事至親而不愛其體膚非人所難由疎而親雖體膚不敢愛此人情之至難也唐房玄齡妻剔目五代李氏斷臂此各為其夫爾史尚詡為奇節若何氏為舅姑封股當加於房李一等可不謂之孝乎厥夫逝時世方傾洞何秉志嚴一嘗裝遣族女之孤者傾笥囊捐簪珥無吝色是不特有孝且知有節與義者也於乎賢哉

壽安橋記

林千之

逕川通闤帶闠故為萬商淵藪浦有橋三間橋為亭六所陵谷既遷亭毀橋圮涉者病之盍一紀於茲矣巡檢秦梓至是一新之偃虹駕鼉工堅帖妥作八面亭於其上飛檐步門雕題鏤棨壯麗無與比凡縻錢若干萬米若干石大半出已帑鄉士大夫率族里之儁為真率會賦詩以落之其老者酌而飲　俊曰不圖自吾世而復見此橋也茅葦瓦礫昔隣比之屋白骨青燐昔絃誦之林也孑遺之民得見此土為麻麥場幸矣疇能　梁以濟人乎又酌曰自徧置徼巡以

來不禦暴而為暴移罪嫁禍於良民以誣上行私者滔滔皆是也號為近人者亦唯扼吭拊背漁獵自封植三年捆載而去疇能捐金以先人成輿梁而屋之如此其堅且麗乎遂為秦君壽又酌而自飲洗醆文慶曰橋成非難往來無壅為難亡賴子追逐吏卒後晨徒手而出衣蓋扉屨飲食取辦於途之人而已殆若俯啄仰顧深居簡出雖有此橋誰繇此橋今橋成而邦侯李公以選再鎮若保赤子心誠求之向之使我重足立者今皆重足立於嚴明之下田里無叫囂之聲水陸絕奪攘之事 適市相與道舊故而樂

昇平祀侯壽安環千里皆然又何止是州之人是成橋者巡檢也使人之得繇此橋者我侯也余嘉老者之言近理　因其求記則次第前說而書之

溫州市圖書館

温州市圖書館

樂清雲門福地記　劉歂　邑志

縣福地曰雲門界闤闠區中東侵西軼弟而不治者幾寒暑矣少府俞君道明攝縣事首訪民瘼且知茲土不克復其舊者勢家軋之也夫既謂之福地則亦一邑之民之望也長民者不以牀阻則以懈置夫奚取遂按圖經發蓄啓塞甚得之周以垣墉揭以門額而求記於予嗟夫福地之說不經見道家者流有所謂洞天福地雲門其一也福地以雲門名樂成之得名倣此與按周禮雲門黄帝之樂也雲者天之施門名其所出所以形德也邑以樂著者雲門也雖然邑

之福繫乎長民者福地特其寓耳鸞集其庭蝗不入境豈地云乎哉有賢令尹心乎其民不畏彊禦不憚勞瘁苟福吾民則身嬰其衡而不暇顧推是心以往是即福地也易之作樂於豫順民而動說莫大焉孰謂雲門之為樂不根柢於此哉氣伸則民舒焉鬱則民悴民舒福也民悴福也是謂以福地為福長民者其懋之哉

大若巖記 名山勝概記

林一龍 郡志

大若巖者即石室也在永嘉郡楠溪小源從郡北江口入溯流而上山盤水折凡一百五十里有洞狀卷螺呀立千尺深窈虛廓梁陶弘景嘗集真誥於此所謂石室也山皆從西北來積天地奇嶮之氣磅礴糾鬱或峭衆激為芒為角為高峻或怒自決為鎛為龕為大竅而其潰散不可收拾者又復淺為飛瀑卒為詭石吞吐變現感遇凝射千態萬狀莫可名數而真誥石室則其精神聚會也山水俱到衆妙蓋昔名之曰大若福地者其說蓋出於道家云大若巖之外去

十數里又有小若巖世人類以今文若字推其初所以名之者義皆無當按古文巖字其上皆從山凡字譜中字從山者皆山之貌像名稱也而人莫之識者葢古字之不傳久矣自秦變古字以小篆隸書法行厥久風氣浸移日趨簡便承訛襲謬人用其私葢今之所謂古者已非古矣余讀古文十二篇周易始得見此葢古文巖字皆如此因表而出之使人知自有宇宙則有此巖自有此岩則有此名而所以定其名而發其奇者則自余始

游蓋竹洞記 名山勝槩志

林一龍 邑志

初從浣紗谿入登巃見大海海門諸山行十餘里乃至岩石散峙或如列屏或如樹碑或如廈屋或如城壁最外一大石側下有穴斜入多蝙蝠湯君達作記號為寶光長耀洞天引司馬子微說為仙人商丘子所治其事甚異

温州市图书馆

崑山社稷壇記　蘇州志　　項公擇

邑有社稷春祈秋報重農事也崑山壇壝莽為荒墟雞犬放焉遇歲事則望拜於鄉較大成殿之戟門豈惟祀非其所神弗顧歆抑且背先聖先師焉前政嘗有意脩復惑於陰陽家言而未果余謂宰膺民人社稷之寄平土播穀神實司之民實賴之詎容不知報本為急乎乃即舊址而經營之砌甃四壝創造齋室周以垣墉植以松柏幣有瘞所門有扃鑰神位列於室祭器貯于庠至期取用祀典於是乎嚴矣維茲凋邑營繕孔艱屢政□視□幸肇成繼自今其以時整

葺毋或因循與宗祐相與無疆庸書以示來者湻祐壬子記

項公擇字澤潤永嘉人湻祐中由長洲丞辟崑山前政自李桃滿秩後更十三任不以善去公擇以文學飭吏治留意學校買田養士為政廉敏百廢具舉嘗脩玉峰志官至中奉大夫

超然堂記

趙希邁

水心先生負天下重名淳熙十年賔浙右提點刑獄幕士爭宗師川赴谷應時時賦詩超然堂上庭檜雙幹手自種植從是堂名四播而草木聲價隨重矣先生前建堂纔八年後二十二年山陰陸子虡嘗葺治之距今又二十二年風毀日剝摧破弗支後人撐持苟歲月庭檜蓊鬱怪梢穿簷亦莫脩剪超然堂名在而已秦溪林公介從持節易繡斧數月四明趙君時佐來幕下主和賔敬政肅事省一日諸曹從容以新堂請公喜曰吾志久矣亟命吏市材鄰郡且屬君務

偉舊觀給工度料不計也越月堂成移巨檜一與先生手植檜欄楯對峙蔽以花柳翼以垣墉觀者駴目動心而超然堂名迹始相稱君乃屬某曰子游先生門最久又辱林公知識載筆非子事乎夫聽宮室之圮壞不事改作者常人所安也承廢襲陋求作新而卒蒇遂者志士所歎也豈作一新一念與苟安者等哉蓋力之勤惰在人事之興廢在時時副人則可人勝時則不可茲堂欹傾非一日作新者又不知幾人時或違之人力雖至何益也君於林公一晤語而斯堂之志頓遂得非時在林公而君之人力因著乎始

吳人宗范文正學後尹和靖讀書武丘山士亦知慕
向先生以良冶端範規軌學者於是人所鋪張皆正
響真脉而吳之士乃寖盛林公方　鄧首命寮屬拜
文正祠未幾祀和靖且饋存其子孫子至先生淑教
地又拓新之林公志於率屬蓋在此不在彼也堂南
一井寒洌可食檜陰覆其上君命曰雙檜泉尊慕往
哲之心益不自懈書法得隱檃寶慶三年八月朔儒
林郎平江府嘉定縣尉東甌趙希邁記

温州市图书馆

學道書院記 蘇州志

陳宜中

昔夫子講道齊魯之郊從游多北方士由句吳之墟登聖門者獨吳公子游一人今常熟其故里也故有祠紫陽先生嘗記之而郡則未講非司口風者缺歟樞密趙公順孫守吳甫經始而召余友黄侯鏞繼之鳩工度材命元寮陳完亮董其事三越月而堂成請於朝扁以學道院書取愛人易使之義而屬余記之余謂公以文學列四科嘉言善行可傳者不一獨學道二語乃親得於聖人而見於用復印可於聖人者思昔三代盛時聖教流行盡天地之間無非道舉天

下之人無非學康衢童子如詠舞雩漢廣游女如在汶上由後世言雖若未嘗學口其所得所見訓詁章句豈能傳之哉流風未遠列國遺民途歌巷咢發乎情而止乎先王之澤夫子拾其殘篇零句而存之非但疏越遺音寥寥於後而其吟咏性情於辭意之外亦非尋行數墨者所能知也道在天地終古常新何昔能為天下公而今幾為君子隱邪此余所以嘅然正學絶續之際想絃歌之聲不可得聞猶幸登斯堂者能有感於命名之義人心未喪斯文或因之而興起也歟

愼江文徵

卷之二十四

記

始入雁蕩觀石梁記　元李孝光

游靈峰洞記　元李孝光

靈巖二奇記　元李孝光

暮入靈巖記　元李孝光

訪歙禪師過馬鞍嶺記　元李孝光

大龍湫記　元李孝光

雁名山記　元李孝光

温州市圖書館

宿能仁寺東菴記　元李孝光
游恵上人開西谷記　元李孝光
秋游雁蕩記　元李孝光
山樓記　元陳剛

溫州市圖

慎江文徵卷之二十四

永嘉周天錫

記

始入雁山觀石梁記　李孝光

予家距雁山五里近四方客游者或舍止吾家吾歲率三四至山中每一至常如遇故人萬里外泰定元年冬十一月予與客張子約陳叔夏後來它日從小徜用自愒晝為餱粻食給多則舍頡牀敷恒衡於吾心而莫得縱於是盡屏去之獨從家僮兩持衾裯杖履冬、日妍燠黃、葉布地客行望見山北口立石髧然、

如浮屠氏腰隆起若世之游方僧自襆被者客囅然而笑時落日正射東南山山氣盡紫焉相呼如歸人入宿石梁石梁拔起地上如大梯倚屋檐端檐下入空洞中可容千人地上石腳空嵌類腐木根檐端有小樹長尺許倒掛絕壁上葉着霜正紅始見謂是躑躅花絕可愛梁下有寺寺僧具煮茶醅酒客主俱醉月已沒白雲西來如流水風吹椽櫟墮瓦上轉射岩下小屋從瓶中出聲地上積葉鏗鏘宛轉殆非世間金石音燈下相顧蒼然無語夜將半設兩榻對臥子約沾醉比曉猶呼其門生不知巖下宿也

游靈峰洞記

李孝光

自石梁南出五百步折而西行過謝公嶺嶺東居人多謝姓故名或曰地舊臨(屬)海郡謝靈運為臨海開山適至此人因以名之既渡緣澗南石路欲登觀羅漢洞於篁竹竅見水西大石壁下有谷若壑橐子約曰嬉此或一奇也不可失呼家僮扶過澗入谷中見谷口石嶄然下垂如懸户卷然中抱如壞壁坐其下而嘯如語甕盎中居頃有人語聲漸近則吾家弟思誠子擕與諸生也因皆屏從者從洞下入寺未至見道傍有石潭方丈而深莫可測仰視潭南上有山孤起

如偃芝北上有山離立平地上如駢爭稍入始見兩
大石相倚如合掌入天數千丈從合掌根入兩傍植
石欄直上千步乃至掌中望見山罅中青天如懸一
片冰旁設大士一羅漢十八設應真像懸崕上五百
然皆為人緣取持去空遺土坐如燕巢棲崕上岉罅
泉水下滴唧唧如秋雨鳴屋檐間令人大呼呼聲繞
洞中不即出泉墜半未至於地為聲所軋則飄吹衣
冠草木盡濕家僮戲馳石欄中腳趦道上石淵淵作
鼓聲既下出家僮守橐者私自更守竊登之顧見主
者皆已下即擊羅漢繩牀傍小鐘鐘聲奔谷中如鸞

鳳行鳴半天上倚杖聽不可去憶吾兒時從先君子
來列胡床坐客洞口陰令侍者先登雜吹笙簫擊縣
鐘衆音縹緲鏗喤飄颻客新從宅縣來或駭愕不敢
上因大笑以為樂俯仰隔世淒然久之凡山寺僧皆
為美名擬之若龍虎鳳皇麒麟蓮花芝草之屬皆不
彔彔尤勝者谷中恒有雲氣是日又欲雨山木黯然
户牖黝然黑因呼守槖者持槖中筆硯就屋上亭修
游事所舍亭曰看不足蓋取昔人山前向見白頭翁
自道此生看不足之詩云

温州市图书馆

靈巖二奇記

李孝光

僧言山有二奇其一豁障左臂架棧道至旗半有石穴穴中別有平土類人間平土田一一具滿塍畝澮以小石下擊如轉鴟甕中其一豁障右脇傍令人百計牽挽上懸崖上有石室室南有小徑沿徑兩旁皆麥門冬草如人手植路平熟數里若日有人來往者絕端有石逕逕中泉冬煖如湯僧乃言昔有羅漢嘗浴是泉故名上有平偃迹石室則其愒息地也予與客相顧而笑惡其言涉於然猶記之它日身至其地可一一推而言也豈真有隱者居之如木客之類宋

神宗時有居人行水湫上見老父手弄藥一丸大如
橡栗語 曰爾為我持此獻天子忽復不見詣郡言
狀郡驛上之天子遣中使持香來於是雁山名始在
天下老父豈董五經之徒能先知云

暮入靈巖記

李孝光

出靈峰院偶坐澗水南客有言鴈山信多奇然豈復有過於此者予為言山之峭刻瑰詭莫若靈峰雄壯渾龐莫若靈巖峰言貌巖言大也余適小疲倚大樹坐甚恬客聞靈巖亟欲往即起促不得休前是一日行五里輒止舍是日會已暮頃刻馳十里到寺天正曛黑及階舉頭見巨石孤立如人俯月出正懸東南角星象纍纍下垂四傍客胥息不可上如游魚喻喁以身為浮游在瀕悉上也入坐佛宮南階上正視見其面進升堂倚石夾室則旁睨其脇夜分又數數開

南牖視之月欲墮未墮夜色如霜雪諸峰相向立儼然三四老翁衣冠而偶語獨西南一柱白而長身者也明日粥後鄒昌上人房下過澗得小石嶺可五六百步上觀所謂龍鼻水山半橫石作鱗甲狀陷入石中獨見其脊從西南石峽中繞出數千丈勢盡乃垂入谷中作懸鼻疑是石髓積歲月化為石故獨此鼻如瓠大乃紺碧膩滑異他石鼻端泉時時一下滴谷口澗西有立石長三千丈如卓筆曰卓筆峰峰傍流泉墮入澗中亦三十丈曰小龍湫稍西飛泉湧出石罅直上指尺許曰劍峰泉寺以巖名巖又以佛宮北

大石障獨高且大絕頂正平如塗丹堊是為平霞障
諸峰皆牽聯在障傍其大石如樹旗居障左臂曰展
旗其大柱居障右臂曰天柱龍鼻水又在障右脅間
小龍湫卓筆峰劍峰泉當居脇中

溫州市圖

訪欽禪師過馬鞍嶺記

李孝光

夜宿天柱下寺水英二上人來坐與之語不悖其師者也頗能言欽禪師修浮屠氏之法居退讓之節知止足之義予久不見欽因二人者謝之兩客怪而問焉予生平名不喜其法而竊私其人何謂也余謂客今衆子百家皆不能抗仲尼氏之道而異端獨遺其二焉曰佛與老而已矣為佛之說又有二焉曰大乘小乘乘猶言道也或為其大者或為其小者凡為果報禍福輪轉之說皆其道之所謂小者為其大者固已識笑之所謂為其大者曰吾將以求吾心也吾將

以見吾性也然恒過于中而弗趨於常泥於體而不適於用視儒者之有父子君臣夫婦昆弟也輒詘而畀之然其處斯世也非儒之力則不能一息居也其詘而畀我者又其徒之不能盡其師之道也彼有能盡其師之道嘗賴吾之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也則不為其强者之所暴貪者之所攘然後去之窮山大谷取其人之枯槁顚頓不適於用而為世之所棄者以為之徒而教以其師之說舍茨而不以宮衣麻而不以絲食麥與菽而無以膏魚酪牲其言曰脩吾法者其為宮室土田衣服膏酪無以異於人是自成其

心心也故其有宮室土田衣服膏酪則其徒之不肖
悖其師之意假為禍福之説以勸愚民也今使周公
孔子之居是也亦將脩其禮樂政教以扶樹君臣父
子夫婦之道而已彼枯槁顑頷不適於用為世之所
棄去之窮山大谷以脩其師之道則亦莫之制也今
名為浮屠氏廢其法不用然而為儒者不能盡其道
則亦何以異於是而欽獨善守其師之法而又能自
為其道之大者亦可尚矣於是客咸願見其為人去
從院南登小山復折入西南過小溪百步許至柏菴
問欽適往延恩院未歸惟有一童居戶下遂南去谷

口與持槖者會南過馬鞍嶺借宿山人家山人姓金
氏

大龍湫記

李孝光

大德七年秋八月予嘗從老先生來觀大龍湫苦雨積日夜是日大風起西北始見日出湫水方大入谷未到五里餘聞大聲轉出谷中從者心掉望見西北立石作人俯勢又如大楹行過二百步乃見更作兩股相倚立更進數步又如樹大屏風而其顛谽谺猶蟹兩螯時一動搖行者兀兀不可入轉緣南山趾稍北回視如樹圭又折而入東崦則仰見大水從天上墮地不掛着四壁或盤桓久不下忽迸落如震霆東崖趾有諾詎那菴相去五六步山風橫射水飛着

人走入菴避餘沫遂入屋猶如暴雨至水擣下大潭
轟然萬人鼓也人相持語但見口張不聞作聲則相
顧大笑老先生曰壯哉吾行天下未見如此瀑布也
是後予一歲或一至至嘗以九月十月則皆水縮不
能如向所見今年冬又大旱冬到菴外石缸上漸聞
有水聲乃緣石缸下出亂石間始見瀑竹垂勃勃如
蒼烟乍小乍大鳴漸壯急水落潭上窪石石被激射
反紅如丹砂石間無秋毫土氣產下宜擠黑反碧滑
如翠羽鳧毛潭中有班魚廿餘頭聞轉石聲洋洋遠
去閒暇回緩如避世士然家童方置大瓶石旁仰接

瀑水水忽舞向人又益壯一倍不可復得予乃解衣脫帽着石上相持扼擘欲爭取之因大呼笑西南石壁上黃猿數十聞呼聲皆自驚擾挽崖端偃木牽連下窺人而啼縱觀久之行出瑞鹿院前日已入蒼林積葉前行人迷不得路獨見明月宛宛如故人老先生謂南山公也

雁名山記　李孝光

客聞山以雁名何謂也予謂言長老相傳絕頂上有大湖冬春雁過入南海常棲止其中居人以為名湖水墮入澗流谷口為大龍湫湖傍有比丘尼塔寺一夕沉湖中至今五百餘歲然猶餘遺地敗址棠梨花數十百株皆儼然成行列土絕膏肥種蹲鴟大如斗長老又言湖漸淤為葑田歲月浸久彼湖皆化為腴土昔有僧來乞食因言吾去前年於雁湖傍依大樹縛屋種萊菔蹲鴟為餱糧獨無所棲願乞金錢作屋予聞之欣然止其宿問道路何從入僧具言從靈雲

寺南入山時時過絶險挽牽懸藤偃木以過日初出時上山日正中僅可到山巔望見永嘉城下大江如牽一線白東南海氣蒼蒼如夜色山上無膏燭地爐中燒木葉葦竹山鼠來與人相向坐如狐狸大無屋不可居也予愛其言久欲登之度持二日糧乃足又向乞食僧已去無復茇舍釜竈賣具當用肉糒糗麩雜器之屬不果往五六年前嘗一至靈雲寺觀所從入路因往至梅雨潭上瀑水懸空數十丈谷中風起水吹着人常濛濛如四五月間霧雨亦一奇也旁有隣寺三四區曰古塔寶冠羅漢石門又有一寺在南

山冢與常雲相望路絶高曰飛泉種種自作面勢皆
可游獨不大爾

温州市圖書館

温州市图书馆

宿能仁寺東菴記

李孝光

雁山西南一峰絕高下視衆大山猶當是大父行舟行南海月餘長望見直西北有物如高髻亂髮纔一握大倚為指南又其上常有雲氣居人不呼某山而呼曰常雲傍出二里有能仁院院亦名常雲予與客從大龍湫出欲宿院中度已夜遂從山人家宿遲明浩上人聞吾當至山中來迎舍東菴菴行公營以歸老歿今三年其徒義上人秀上人居之設粥茗酒醴且止予宿日正亭午猶可去忻然去之遂弛擔焉是行也察於為佛者得三人焉歟能盡其道者也秀與義

能不悖其師之道者也因記之

游惠上人開西谷記

李孝光

靈峰去靈巖十里而近中路有亭名翠微旁夾樹兩垣路從垣間出過澗行繞北山麓折而南南有深谷梁石過去復折而西入谷中始見石林如犬牙巘下佛寺曰淨明過兵燹其廬獨遺壞屋數楹僧喜閉門而不迎客往往過者不復知有寺予久欲游而不得其間是日至自常雲僧復拒戶不聽客入即呼溪南居媪隔戶語僧云是遊山人乃拔去拒門木入弛擔為午炊吾兒及諸生疲極皆小偃休陳踢腹痛自煮藥家童炊未熟予將子約出南戶徘徊往來望屋上

山山圍屋如城府或纍纍然如峰脾綴下而剞其中
淫淫然如燕巢斜胥而剖其户顱者窊者仰者歕者
羃者訛者傴者喙者掉者俛而窺者騰而上者如人
皆具耳目口鼻而無一相似意此中當有大佳處耳
更着屐從屋窗中出上屋上山行二十步復得石橋
過澗去子約持杖擊草又得石壇數方皆古人作亭
遺址壇為階二三級或五六級壇相距雖皆四五步
每一壇上輒見山如人腹脇背尻向背一一不同復
益上數步草中尋見石階八九轉一轉皆六七級兩
旁夾大石壁如行巷中仰頭見青天如曲池中綠水

止而不波泉滴兩崖間如雪消作水建瓴下注谷中大石上忽憶先子言凈明維摩石室旁有西谷是惠上人所開絕佳當是此地耳今寺僧乃畏人知更作屋因相遮以故從窗中出不爾不見此奇特書之庶無為僧所欺惠字柳木工五言詩云

温州市图书馆

秋游雁蕩記

李孝光

北從天台來入古東甌郡境上望見西南有山相向立如兩浮屠游者曰此雁山門户也益深入其坦視羅漢洞東西天柱大龍湫猶人有眉目十八寺皆其肺腑也僧言其祖自閩雁山為諾詎羅詎羅去游方時師懸語之曰若行四方當值勝妙山水起塔立寺花名村鳥名山則其地也詎羅適行至山下問田間老父所居云何父曰芙容村又問山云何曰雁山詎羅曰是吾師所語我者吾於此乎老矣入過四十九盤結廬谷底面湫水以居既沒其徒為立塔廟是十

八寺之萌芽也詎羅首所開正得其肺腑今人言春游天台秋游鴈蕩此非言地勢便利其時獨可游耳鴈山無土田桑棗兩山東澗水人行盡日曲折在水中又多篁竹草長没人春夏十日九霧雨後行人不見前行人時時遥相語又馬蜞毒物善螫人緣木葉草末風動即着人噆出血數升獨秋冬時草木黄落毒蟲盡去乃可入至數百里山皆在目中無秋毫遮蔽然恚游者匆匆絶佳地恒遠在深谷中不盡見也古人云褁絆芒鞋行一月彷彿見得皮膚耳非過言也呂東閬焦伯强劉器之王龜齡皆常為大官而能

留連山谷中盡發其勝豈古人用此為陶寫地耶然游者衆矣壁間姓名一一為狐狸貒貉啗盡獨此三四人者至今凛有生氣何耶其草多寒涼藥可用治疽瘍滯下其木多杉檜豫章其獸多猴狙豕而無虎其蟲無蚊蚋而有馬蜞蜞善噬人以燒竹葉塗創血立止其居人不為稼穡皆取給衣食於僧云

温州市图书馆

山樓記

陳剛

凡井邑叢聚之中而有覽觀之勝者惟樓為然余既遷勸忠坊有樓三間山之列於四面者盡得之東則嶄然峭豎出於海坛之上而接乎華蓋者羅浮掛綠館頭枕江諸峰也華蓋之南遠如拳石者積穀也南則松臺最近外則帆游大羅宗生支走綰而如髻舒而如眉紆餘綿延在數十里外而吹臺岷岡之高大岞額又在其西焉岷岡轉而北為西岑其近者偃蹇迴鬱若綺錯繡積空翠襲人其遠者間見迭出為芒角上指為波濤起伏愈遠愈淡愈淡愈佳意其間必

有亘谷深林幽泉恠石為隐士徜徉容與之適而吾
未之接也緜西岑迤逶而北層巒叠巘争巧競秀上
軼郭公而遠見林木翳蔽之外益跨溪諸山也又北
至北山而漸近焉北山之下則孤嶼两峰也四山環
立遠近大小高下如畫每掩卷行吟則抗飛閭凭曲
檻周流注目心舒神暢而四時朝暮雨晹明晦變化
異態殆不可窮自謂幸與山遇若將終身樂而不厭
者客有曰凡樓於城中者以百數此則子之所遇非
子所專且有也而眷眷焉留意何哉余曰幽花野草
衆目所覩而會心者賞焉非其專也清風明月天下

所有而遺之者愛焉非其有也山之勝萃於樓而余適遺之會於心焉宜夫眷眷而不厭也又何識其專且有耶且圓首方足坐作笑語人之寓於天地也以吾身而寓於天地之大則盈兩間可愕可喜可玩者皆吾樂事雖去此十居於燕晉築室於吳楚以觀山河之雄壯江湖之浩渺林麓雲烟之吞吐開闔無往而非寓也果真有也耶遷居在天歷改元明年十有一月為之記

温州市图书馆